

反戰與反皇民化的呼聲

廖振富

— 日據末期的林獻堂詩 —

目 次

前 摘
要
言

詠懷言志，感慨萬端

戰爭下的苦悶與艱困

對漢詩創作的強烈使命感

詠史、詠物以寄慨

朋友酬唱以互勉

出遊、寫景以遣悶

語

摘 要

有關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學，當前學界之研究多偏重於新文學方面，事實上，在長達五十年的日本統治時期，以舊詩

為代表的舊文學，一直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值得重視。

本文以當時民族運動的精神領袖林獻堂所創作之舊詩為探討主題，時間集中於日據末期。經由本文六項子題的分析，吾人可以發現：正當日本對外發動侵略亞洲戰爭，並在臺

灣島內全力展開皇民化運動的同時，林獻堂透過他的漢詩作品，和大力提倡漢詩寫作的努力，堅定不移地表達他盡力保存漢族文化的苦心孤詣，藉以抗拒日本的同化政策。另一方面，他也在詩中批判日本的侵略野心，反映臺灣在戰爭陰影下的艱困，以及他個人內心的深憂和苦悶，為那個黑暗的時代，留下一頁寶貴的記錄。

前 言

林獻堂出身臺灣著名家族——霧峰林家，是日據時期臺灣民族運動的精神領袖，也是當時著名詩社「櫟社」的實際推動者、領導人。他一生的主要貢獻在政治、文化活動領域，但在民族運動奔走之餘，他也熱衷於舊詩創作，一生的詩作約存有四百多首，其中寫於日據時期的約有三百多首，寫於戰後的約有一百多首。

他的詩歌成就雖不及櫟社的兩位創始人——也就是他的堂兄、堂侄：林癡仙（俊堂）、林幼春（南強），但由於他一生豐富而曲折的經歷，使他的詩為日據中晚期及戰後初期的動盪時代，留下可貴的見證，值得深入探討。筆者曾就獻堂現存詩作，加以分期研究，主要集中於「日據末期」及「戰後」兩大階段，本文是屬於日據末期階段。（註一）

從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敗戰為止，是林獻堂一生中作詩最多的時期。其主因有二：一是獻堂長期從事的政治、文化運動，此一時期已漸趨式微，相對地使他反而較有餘閑從事詩歌創作，例如從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〇年九月，在日本養病的一年中，他共寫了一百多首作品。另一個原因則是由於日本治臺當局，加緊對臺灣的箝制，展開皇民化運動，強迫臺灣人說日語、改日本姓名，同時廢止報紙的漢文欄，這一連串的作為，更激起獻堂的憂心與強烈使命感，於是行動提倡作詩，藉以保存漢族文化。一九四〇年十月底返臺後，迄二次大戰結束前，他創作的詩為數更多（約在一百六十首以上），原因在此。

綜觀這時期的林獻堂詩，常見的主題最值得注意者有二：其一是反映出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之後，他對時局的憂心和苦悶，以及臺灣處境的日益艱困。其二則是再三強調與友人藉作詩以保存漢族文化的苦心孤詣。因此，「反戰」與「反皇民化」，可說是日據末期林獻堂詩作的主要精神。其他作品，或詠懷言志，或朋友酬唱，或詠物詠史，或記遊寫景，題材十分多樣化，也不乏佳作，個性與時代性均頗為突出。

以下試將本期之林獻堂詩，分成六個子題加以析論，分別是：(1) 詠懷言志，感慨萬端(2) 戰爭下的苦悶與艱困(3) 對漢詩創作的強烈使命感(4) 詠史與詠物(5) 朋友酬唱(6) 出遊與寫景。希望藉由上述探討，對本期獻堂詩的重要內涵，有更深刻的了解與掌握。

一、詠懷言志，感慨萬端

收錄於《海上唱和集》之末的〈述懷〉一詩，是一九四

○年九月，林獻堂六十歲所寫的生平第一長詩，敘述一生之行蹤和經歷，而重心則在對日本治臺的批評和請願運動的本末。為便於分析，試將全詩分成五段如下：

虛生六十年，于世無少益，中年曾奮發，蚊負空努力，韜晦及今茲，終日惟飽食，不才反自全，自喻以樗櫟。

憶自墮地初，家門多淑德，頭角頗崢嶸，丰姿亦岐嶷，親朋殷屬望，鵬程謂無極。十五方志學，輿圖忽改色，扁舟航海行，風雲告急迫，伯母及諸姊，幼弟亦在側。暫居晉江城，聊以避不測。思親時望雲，悲來不能抑。

買棹復歸來，甘旨侍朝夕。擾攘始漸平，載戢干戈役。地方行新政，舊習頗改易。人才雖登用，庶務多未識。其時纔弱冠，勉盡桑梓責，冠履常倒置，詩書雜簿籍，新犢耕荒園，駒馬聘沙磧，終非能適任，六年解轅輶。

施政每偏重，不脫愚民策：交通與水利，誰說非利澤？教育則何如？故步如疇昔。民權重自由，言論加壓逼。未甘久雌伏，一奮沖霄翮。糾合諸同志，上書請變革，臺灣宜自治，議會應採擇。

帝京冒風雪，歷訪官紳宅，力說重民意，猜疑未能釋，或憫其愚蒙，或視為叛逆。成敗一任天，犧牲何足惜？奔走二十年，此心徒自赤。問君何所得，所得雙

贊白。

第一段可視為序言，第二段敘述出身臺灣豪族林家，自小便被寄予厚望，十五歲之年適逢乙未割臺，獻堂受祖母羅太夫

一 反戰與反皇民化的呼聲——據末期的林獻堂詩

人之命，率全家四十餘口搭船赴大陸泉州（晉江）避難。第三段敘述局勢稍為平靜後，再度率族人返臺，而日本統治當局在獻堂二十二歲弱冠之年，便委任他當霧峰區長，他身不由己，努力以赴，所幸終於在六年後得以如願去職。第四段對日本治臺政策直言批判：雖有水利、交通等建設，但在教育與政治上，臺灣人卻飽受壓抑，於是獻堂與同胞共同投入政治、文化啟蒙運動，從一九二一年起，領導全島各界有志之士，直接向日本議會請願，要求設立臺灣人自治的議會，反對總督府的高壓統治。第五段描述獻堂在日本拜訪高層政要，爭取同情與支持，雖偶有支持者，卻常受猜疑，總督府尤其視此活動為眼中釘，務除之而後快。請願運動歷時十餘年而中止，最後未能如願，獻堂此心猶熱，但雙鬢已白矣。

林獻堂此詩可視為他在日據時期，戮力於民族運動的最佳表白。他以舊學背景，大地主出身，而能領導以新一代知識青年為主軸的政治、文化啟蒙運動，實屬難能可貴。本詩自述家庭出身、時代變局、與奮鬥經過，兼融敘事與詠懷於一爐，詩句質樸淺白，而聲情流利高亢，條理井然有序，堪稱佳作。

除〈述懷〉一首之外，一九四〇年停留日本期間的作品，有多首也常感慨平生志業之未成，如〈感懷〉、〈和得中老弟〉、〈次夏日竹軒過訪原韻〉等七律。

久將壯志付東流，閒夜無端起百憂。麥穗黃時飛鳥雀，
，蔗花開遍沒田疇。人情翻覆誰能料，世路崎嶇願未
酬。斜倚杖藜樓畔立，遙看富士獨凝眸。

這首〈感懷〉情調低沈，而內涵深刻，一、二句是全詩內容的總括：壯志成空，胸中百憂叢生，三、四句寫想像中的故

鄉景色，但均有暗示的言外之意，可能都是指責日本治臺的不合理措施，黃雀會盜取稻麥，是農夫的天敵，而第四句更是指日本以脅迫手法取得臺灣大量農地，種植甘蔗來製糖，使原有農民生計艱困。五、六句感慨人情反覆，世路崎嶇，這是他長期從事政治文化運動後，不同立場者的攻訐，這些也都是獻堂遠在抗日陣營分化後，不同立場者的攻訐，這些也都是獻堂遠走日本的原因。最後二句以樓畔小立，遙望富士山，陷入一片沈思收尾，手法高妙。

下面這首〈和得中老弟〉也是一首詠懷佳作：

相聚都門卅四年，當時丰彩共翩翩。萬方多難今皆老，
，一事無成只自憐。獨坐愁隨春草長，遙觀心與海濤
連。新詩吟罷鐘初動，無限追思夜不眠。

甘得中是獻堂早年的秘書，兩人在一九〇七年三月曾連袂赴日本東京旅遊，當時獻堂年僅二十七歲，這也是他第一次日本之旅。當年秋天由東京歸臺，路過奈良，偶然於旅舍邂逅梁啟超，促成梁氏於一九一一年訪臺的因緣。梁氏之訪臺，對獻堂、幼春叔侄之思想，乃至當時臺灣同胞之非武力抗日運動路線，都產生鉅大的影響。林獻堂與甘得中之結識梁啟超，過程頗富戲劇性（註二），卻是臺灣抗日運動史與獻堂個人生命史上的一重大事件。時隔三十四年，獻堂與甘得中共同追憶這段往事，他已成了六十歲的老翁，回首前塵，不禁感慨重生，更為臺灣之前途多舛，憂心難平。本詩一、二句以追憶當年起興，第三句「今皆老」與第二句「丰彩共翩翩」成強烈對比，並套用杜甫詩「萬方多難此登臨」，而鎔裁自然，情感真摯，寄慨甚深。五、六句對仗亦佳，情景交融

，遣句靈活。七、八句以新詩吟罷，無限追思，總結撫今追昔、慨歎平生的主題，令人低迴不已。

這些作品看似情調低沈而悲涼，但吾人如果深知獻堂前半生之奮鬥經過，便可知其喟歎其來有自，並無古來文人一味誇大自身不幸之通病。況且，與同時代之諸多上層社會士紳相較，獻堂之堅持操守，有所不爲，更是令人肅然起敬。所謂「處世敢同無骨草，立身終愧不材木」（註三），便是他的最佳自白，試再看下面這首〈次竹軒夏日過訪原韻〉：

一局殘棋懶再看，誤將敗著欲求安。此時尚敢圖非分，來日方知更大難。范式不忘張劭約，子期能解伯牙彈。滿林喬木惟松柏，終始青蒼耐歲寒。

首句以「殘棋」，比喻當前世局與個人人生平志業之無成，次句言雖知已難有作爲，仍圖謀敗中求安。三、四句顯示他在困境中仍不甘放棄的執著精神。五、六句連用兩組古人典故，說明友情之可貴，七、八句則言堅持操守，不屑逢迎日本當局，以「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自勉。

二、戰爭下的苦悶與艱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日戰爭正式爆發，一九三九年九月，德軍入侵波蘭，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偷襲珍珠港，開啟太平洋戰爭之戰端，日本對美、英宣戰。

臺灣處於二次大戰的陰影下，受到的衝擊自不待言。一九三七年，臺灣總督府、軍司令部全面禁止報紙之漢文版，並對臺民發表戰時警告，禁止「非國民之言動」。一九四〇年以後加緊推行「皇民化運動」，強迫臺灣人說日語、改日

本姓名，一九四一年創設「皇民奉公會」為戰時新體制之總樞紐，將全體臺人納入組織中。

在經濟民生方面，為配合戰爭需要，於一九三九年十月公布「米配給統制規則」，十二月起施行，並於十二月十九日，在臺中州推動所謂「米穀供獻報國運動」，強制徵糧，民衆日常生活大受影響。因農民所種穀物不敷食用，故多隱匿不報，當局乃逐戶搜米，民生日益艱困。（註四）

獻堂此時期之作品，對戰爭下的時局惡劣，民生困苦，都迭有反映，對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更微言加以譏刺，對日本當局之推動皇民化政策，也有詩作表示不滿，並寄望於家園之早日重光。

首先值得留意的是：獻堂對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態度，如何藉詩作委婉表達？試看作於日本的〈靜和園看牡丹〉七律一首：

我亦延賓鑑賞來，春風紅紫共徘徊。洛陽未識今何似？江戶於茲正盛開。漫謂風流欺弱柳，敢誇富貴笑寒梅。託根得地無妍醜，免被奔騰鐵騎摧。

本詩表面寫欣賞牡丹盛開，而實際則藉此批判日本之侵華。全詩之末，作者原註云：「洛陽被日本侵略，城市多爲焚毀」詩旨即隱寓其中。牡丹是所謂富貴之花，唐朝人最喜歡牡丹，洛陽尤其盛產。在本詩中，巧妙運用日本盛開的牡丹，暗喻日本強權之侵略中國。一、二句以賞花起興，三、四句則利用對比手法，言日本江戶牡丹盛開，而中國洛陽之牡丹可曾在戰火下安然綻放？五、六句則顯然是批判日本之霸權，恃強凌弱，七、八句暗含諷刺與感慨，意謂牡丹本身之妍醜與其命運無關，關鍵是它究竟種植在那裡？即使再美的牡

丹，只要種在中國，終將難逃戰火之摧殘。

獻堂身爲漢族系之臺灣人，在日據時期國籍雖屬日本，但對文化與種族之母國，終究難以割捨特殊之情愫，然而這種情感在戰時體制下又不可能表達過於直接、強烈，否則必又遭到干預或迫害。所幸，此時獻堂身在日本，能避開臺灣總督府與軍司令部之直接監控，乃得以藉作詩以抒發感慨。同樣以委婉手法，批判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又如這首作於一九三九年年底的〈除夕感懷〉：

終年聞說戰爭功，收拾時艱策未窮。祈穀老農占好雨，祭詩跛客待春風。爐中獸炭來非易，几上金罍幸不空。何處得求神力助？檯原夜半鼓逢逢。

本詩一、二句批評日本當局，語帶無奈與輕微的諷刺。三、四句，上句暗指戰時農作物之收成欠佳，下句之「跛客」是自稱，言勤於作詩以寄情，甚望時局好轉，「春風」一詞暗示之含義甚爲豐富，給人很大的聯想空間。五、六句指戰時民生物資匱乏，得之不易。七、八句以日本天皇宮殿之播送鼓聲陣陣，刻劃戰火下之肅殺氣氛，不言批判，而諷意自在言外。詩末，獻堂自注云：「從來除夕夜半皆播送各寺鐘聲，今回獨播送神武天皇樞原宮鼓聲。」鐘聲代表靜謐與詳和，鼓聲則是充滿殺伐之氣，而今以鼓聲取代往常之鐘聲，日本全國籠罩在窮兵黷武的好戰氣氛中，不難想見。

一九四〇年十月底，林獻堂自東京歸臺，結束爲期約三年的旅日生涯。（註五）回臺之後，感受戰爭的陰影更爲直接而強烈，面對時局的險惡，而個人卻無可作爲，心中的苦悶，不言可喻。以〈步幼岳見贈原韻〉、〈辛巳中秋景薰樓觀月〉兩首爲例，前者詩云：

乾坤無處可雄飛，豈爲尊鱸命駕歸？謙論那能容鐵筆？空山惟有掩柴扉。漫愁殘局時時變，聊共深盃日日揮。試上烘爐峰上望，炊煙斷續夕陽微。

起筆即寫出天地雖大，卻無由施展理想、振翅高飛的苦悶，故他返回臺灣並不是如晉人張翰晚年思歸，不再過問世事的安閑心態。三、四句則是批評日本當局加緊箝制言論自由，獻堂當時擔任最能代表臺人心聲的《臺灣新民報》社長，其憤慨之強烈不難想見，無奈之餘只能杜門不出，潔身自愛。下半首即就此苦悶心境詳加鋪敘，五、六句一起一落，寫出對時局的憂心，和借酒澆愁的無力感，情感跌宕不已，七、八句以眺望夕陽收束，似乎以夕陽爲世局衰頹的象徵。而日本國旗爲太陽旗，故此句也可能暗諷日本終將走向敗亡。

〈辛巳中秋景薰樓觀月〉則是獻堂詩中少見的七言古體，很能反映他對臺灣籠罩在大戰陰影下的苦悶心境：

秋宵月比春宵好，涼生玉宇開懷抱。舉杯共飲待中庭，漸見清光遍鯤島。人生行樂須及時，莫因抑鬱徒傷悲。夜深猶作慇懃望，遂使衷心有所思。歐陸風雲雖暫息，亞洲酣戰方急迫。豈真長此照干戈，南飛烏鵲悲無食。倚樓長嘯念皆灰，曾看團圓六十回。浮世光陰如一瞬，且將爛醉掌中杯。

詩題中的「景薰樓」即林獻堂故居，本詩作於一九四一年中秋節，起筆之前六句，情調似乎一片愉悅，扣緊「中秋觀月」的主題。但從七、八句語氣一轉，隨即帶入對世局的觀照，情感逆轉而下：亞洲正處在烽火連天中，月光雖美，干戈卻遍地。日本發動侵略戰爭，臺灣被迫成爲日本帝國的一顆棋子，何去何從，看不出光明前景何在？真叫人萬念俱灰。

獻堂時年已過六十，不料世局更趨黯淡，這是詩中情調如此悲涼的心理因素。

另外，有些作品反映出戰時民生艱困的情形，如〈春日偶感〉：

兄弟閱牆非一日，折衝尊俎待何年？天心喜怒看民意，世事榮枯有孰憐？倉廩儲糧無舊穀，鄉村插蔗盡良田。徒嗟老病難為力，獨對春風一惆然。

上半首言中日戰爭已持續多年（本詩寫於一九四〇年春天）

，戰事之平靜遙不可及，臺灣飽受波及之苦，民生困頓。下半首則是指農民已無餘糧，而原本之良田，卻多早已被迫改種甘蔗，真令人無可奈何。作者於詩末有小注：「製糖會社，用警察力，壓逼人民種蔗。」這就是詩中五、六句所指的事實，楊達以日文寫成的小說名作〈送報佚〉，便曾深刻地描述日本當局與製糖會社，如何威逼良民，巧取豪奪，以大片土地用來種植甘蔗。此舉之弊端到了戰爭糧食匱乏時期，更形尖銳、嚴重。

而戰爭期間，民生物資短缺、物價高昂，在獻堂詩中也有描寫，如〈歲暮感懷〉絕句四首：

△買魚沽酒備新年，底事供求不自然。物價已停無貴賤，市塵偏要廢多錢。

△四海風雲日變遷，敢因需要欲求全？得來糯米誠非易，不作年糕亦過年。

△旱魃颶風雨季連，又遭種蔗占良田。兒童未解凶年事，笑索多添壓歲錢。

△留東詩友晤無緣，殘臘霜風薄暮天。爐炭已空杯酒盡，禦寒惟索舊重綿。

這組作品描寫一九四〇年底過舊曆年的情形，生動地刻劃戰爭期間的民生困境。前二首寫過年必備之食品如魚、酒、糯米均十分短缺，得之不易，價格高昂。第三首言天災（乾旱、颱風）與人禍（良田被強迫種甘蔗）交逼而至，造成欠收的凶年，但無知小兒猶不知人世艱辛，只盼望多拿些壓歲錢，前後對比強烈，描寫十分生動。第四首末二句也是寫出過年時的窘迫情形。以獻堂大地主之身分，也無法避免這種戰爭期的困境，一般平民的困苦就更不堪了。

一九四〇年之後，總督府加緊推動皇民化政策，企圖從語言、姓名、風俗習慣各個層面，將臺灣人徹底同化，以便於統治，消除臺人反日思想。獻堂於一九四一年元旦有〈元旦試筆〉兩首，以隱微的手法，表達對此一政策的抗拒與不滿：

△門懸葦索插松枝，共飲屠蘇半醉時。一瓣心香家祭畢，書成日誌幸無違。

△賀正客至滿階墀，萬歲聲中致祝辭。交禮會終人散後，晴窗獨寫寄懷詩。

第一首的「葦索」、「松枝」，是指日人推行皇民化運動的具体措施：強迫臺人改變過年習俗，不准貼春聯，而改從日本習俗，在草繩上結一白色紙條，謂之「締繩」，掛在門框上，並在門前樹立一對用竹和松做的所謂「松竹」。（註六）這是在表面上應付日本官方逼迫而不得不然，但在骨子裡，豈能數典忘祖，甘心作順民？因此，三、四句的「家祭」：過年祭祖，及寫日記，以干支紀年，都是表明堅持保有漢族固有之風俗，拒絕被「皇民化」。第二首，寫出獻堂由於特殊社會角色，盛名之累，特別為日本官方所注意，因此賀

客盈門之際，他不得不虛應故事，行禮如儀，高呼「天皇萬歲」，等到客人散去，他終於能遂行個人意志，藉寫詩遺懷，以寄託保存漢族意識的深衷。這兩首詩的寫法都是以前半首之表面應付，與後半首之骨子裡抗拒，形成對比，技巧相似。其隱微處，在於「家祭」、「寫日記」、「寫詩」，這些作法背後所代表的深層種族意識。而其中關鍵字眼，如「幸無違」之欣慰、「獨寫詩」之堅持，尤不可輕易放過，才不會誤解詩旨。

最後，再引述〈望洋〉一首，作為此一子題「戰爭下的苦悶與艱困」之結束：

咸池浴日走銀濤，縹渺三山駕六鰐。何日蓬萊水清淺

，桑田萬頃眼親遭。

本詩可能作於一九四〇年十月下旬，由日本搭船返臺時（註七），內容是在船中眺望海洋所引發的一番感觸。詩句寫實的只有首句：海面因日光照射而閃爍不已，並套用「日浴於咸池」的典故。以下則全屬遐想：借用「麻姑見東海三爲桑田」的典故，暗示寄望臺灣能早日重見光明。（註八）

三、對漢詩創作的強烈使命感

一九三七年，日本治臺當局強制廢止漢文書房、及報紙之漢文欄，有計畫地消滅臺灣人的漢族意識。獻堂對此憂心忡忡，一九三九年留日期間，與在東京的故鄉同好共組「留東詩友會」，一九四〇年回臺後，更致力於將逐漸式微的「櫟社」重整旗鼓，恢復活動，一九四一年三月，在獻堂主導下，櫟社年輕一輩新社員共十人同時入社（註九），這些新社員大都是舊社員之子弟或門生故舊。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櫟

社隆重舉行創立四十週年紀念大會。與此同時，獻堂並在霧峰主持「漢詩習作會」，月課數期，督促年輕一輩習作漢詩。

獻堂之所以致力於提倡漢詩創作，除了抒情遺懷的目的外，更深層的意識，則是出自保存文化命脈的強烈使命感，這種意識，在他的詩作中曾再三強調，以下即舉例說明之。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十月二日，櫟社社員張玉書

、林幼春，相隔四日先後去世。（註十）是時獻堂在日本，聞訊感歎不已，曾作〈懷櫟社死病諸友，寄鶴亭了庵二詞兄〉：

笏山死後繼南強，聞道升三尚在床。壺隱年來成病渴
，沁園人事患多忘。遺篇未竟身前志，良藥難尋肘後方。將喪斯文當此日，騷壇旗鼓待重張。

詩中前四句述及張玉書（笏山）、林幼春（南強）先後亡故，張麗俊（升三）、林仲衡（壺隱）、陳懷澄（沁園）也分別臥病。社友凋零，活動沈寂，是獻堂深致慨歎的，故殷切與傅錫祺（鶴亭）、王石鵬（了庵）兩位健在社員互勉，希望重振櫟社旗鼓。而此一心願，終於在他返臺後，出面號召下，得以實現。一九四一年的作品〈櫟社花朝雅集〉、一九四二年的〈櫟社四十周年紀念大會〉是最佳見證。前首詩云

霏霏細雨百花開，同向花園踐約來。舊好新知交履鳥
，青松翠竹映樓臺。當筵酒緩多仙客，分韻詩成見逸才。四十年間佳子弟，重扶社櫟闢蒿萊。

詩中一、二句點明集會時、地：春天百花盛開時節，集會於

霧峰萊園。三句以下，記新舊社友聚會時，飲酒作詩之盛況，並對重添之新血，寄予厚望。後一首內容則是：

卅年瞽眼去如梭，每向樽前發浩歌。人世滄桑增感慨，文章今古不消磨。敢誇佳什如康樂，豈遜流觴會永和。雅集莫嫌冬日短，徹宵秉燭繼吟哦。

全詩充滿積極奮發的熱情，與前引〈懷櫟社死病諸友〉恰成明顯對比。詩中強調詩的永恒價值，並宣稱四十周年紀念大會不比歷史上著名的蘭亭雅集遜色，這當然是作詩的浪漫誇大筆法，但那種重振櫟社當年聲威的欣慰情懷，則是溢於言表的。對長年致力於政治、文化啓蒙運動的林獻堂而言，這是他在政治運動接連挫敗、時局日趨險惡之際，惟一能保有種族尊嚴，不願作日本順民的最後堅持吧！

一九四〇年，獻堂召集在東京能作漢詩的臺灣友人共組「留東詩友會」，其深衷在這首〈示留東詩友會諸親友〉中，有清晰的表白：

浮海避塵囂，來作扶桑客。盡日可逍遙，隱憂何不釋？敝帚每自珍，常恐爲形役。酒酣逸興生，浩歌聊自適。何處覓知音，琢磨及玉石。故鄉親友來，堅貞凌霜柏。沙邊結鷗盟，雅懷同一脈。斯文將喪時，扶持均有責。立志事竟成，何患人指摘！明月有盈虧，滄溟自潮汐。詩品崇李杜，交情學元白。浮華非所尚，寸陰古人惜。文運期中興，此心永不易。萬里搏扶搖，試看凌霄翮。

前八句敘述赴日本後，漸喜以作詩遣懷寄興，「何處覓知音」以下，言有志一同，結盟作詩之用心，並殷殷以扶持文運，務使中興互勉，語極豪壯而堅定。「明月」二句暗示詩歌

的永恒價值，「萬里」二句，則是表明再造文運中興的雄心壯志。

獻堂在其他詩作中，也常流露出對作詩的執著與強烈使命感，並對詩歌的價值，給予最高度的肯定：

△：世事那堪皆袖手，天心未許作閒人。扶持文運吾儕責，同結鷗盟物外身。（〈步植亭親家見贈原韻〉）

△：山雨旬成同許渾，草廬人淡學袁安；大雅扶持吾輩事，敢辭無力挽狂瀾！（〈次鶴亭老兄過訪原韻〉）

△六十年間費苦吟，何人說此是詩淫？文章遺世非無用，留與他年作指針。（〈讀陸詩有感〉四首之三）

△輝煌千古是文章，李杜遺音永不亡。驟雨偶添江水濁，陰霾難掩日華光。漆園夢覺知非蝶，滄海塵揚欲種桑。終始金聲和玉振，大羅天上詠霓裳。（〈詩人名鑑題詞〉）

上列各詩，前兩首都表明共扶文運、力挽狂瀾，是吾輩無可旁貸之職責，這種心態是積極而嚴肅崇高的，故在第一首中，他強調作詩正是對世事表達關懷的途徑，並不是閒人無聊的消遣：「世事那堪皆袖手，天心未許作閒人。」這種心態無疑地，要比櫟社創辦人林癡仙的「吾學非世用，是爲棄材，心若死灰，是爲朽木；其有樂從吾遊者，志吾幟。」（註一）要來得積極剛健。而第三、四首，更進而強調詩歌有其不可磨滅的功能與價值，所謂「留與他年作指針」，應該是指作者透過作品所遺留給後代的精神典範，是永恒的南針。第

四首頭尾兩聯，一破題，一總結，都是強調詩歌的永垂不朽

；而中間兩聯以世情險惡，變化莫測，人生變幻，滄海桑田作陪襯，用來突顯主旨，其實都是在強調詩歌在亂世中的特殊意義。

獻堂之所以對作詩抱持如此強烈的使命感，與嚴肅、積極的態度，並對詩歌的價值推崇如此之高，必須從整個時代

與文學、文化環境來加以觀察，才能深刻理解個中所代表的意義。本來，自一九二四年，臺灣新文學運動興起以來，舊詩所代表的舊文學，由於詩社盛行造成的諸多不良風氣，而倍受攻擊，這些攻擊與批評，有來自新文學的提倡者，也有來自舊詩創作者（註一三）。不過在新文學興起，逐漸茁壯的同時，舊詩社的活動，事實上並未趨於沈寂，依舊盛行不衰。但，必須注意的是：不管是新文學或舊文學，其書寫工具都是漢文字。等到日本當局加緊推動皇民化政策，漢文遭受到全面的打壓，報紙、文學雜誌都全面以日文取代漢文，而興起不過短短十多年的漢文新文學迅速歸於沈寂，除了以日文創作所謂「皇民文學」外，新文學創作者在戰時體制下，已失去創作的自由和發表的空間。是時，舊詩創作，依舊在民間以同人聚會、詩社活動、相互觀摩的方式繼續傳遞著漢族文化的香火。獻堂於此感受殊深，尤其櫟社在當時衆多詩社中，可說是反日陣營的表徵，其精神象徵意義不可謂不大。

葉榮鐘先生認為獻堂在日據末期組織「漢詩習作會」，邀請傅錫祺為年輕一輩主講《史記》、唐詩等，竭力於傳習漢文，是獻堂發自內心的意志，也是他一生中最致力的事業。（註一三）其說可謂知言。

四、詠史、詠物以寄慨

本期林獻堂有大量以七絕一體寫成的詠史詩，寫作時間集中在一九四三年的三月至十月間，而其實這一系列作品是有特殊機緣而寫成的。

前文已述及，林獻堂自一九四〇年十月由東京返臺後，在霧峰大力提倡寫漢詩。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六日起，他並敦請櫟社社長傅錫祺，每週來霧峰兩次，訂定課程，以便漢詩習作會會員質疑請益。其後，並組成「霧峰金曜會」，每週五集會，習作課題是讀《史記》列傳部分而即以之為題，以讀史和作詩雙管齊下，傅錫祺和林獻堂也同時作詩示範，從一九四三年三月五日起，迄十月二十二日止，共三十三期。（註一四）

這三十三期活動，獻堂共寫了六十六首詠史七絕，起自《伯夷》兩首，終至《韓王信、盧綰》兩首，次序完全依照《史記》列傳的篇目先後。

詠史七絕一體，起自中晚唐，杜牧、李商隱都有不少詠史七絕的名作。唐末五代間，又有胡曾、周曇等人專作大量的七絕詠史詩，或為兒童啟蒙教材，或為經筵進講之用，其目的已非純文學創作之範疇，藝術價值普遍不高。（註一五）獻堂這一系列作品，整體而言，較缺乏新意，其寫作手法與形式，也近似胡曾詠史一派，受晚唐通俗詠史詩之影響十分明顯，可惜難出古人樊籬，可說歷史價值大於文學價值。試舉數例以見，《春申君》一首：

成敗從來在運籌，朱英巧喻竟難酬。庸庸珠履三千客，仗義無人爲復讎。

感歎春申君未能聽從朱英之勸告，過分相信李園，終爲李園所殺，而其衆多門下客卻無一人能爲他報仇。本詩之命意可看出是模仿晚唐杜牧的同題之作：

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誰與快冤魂。三千賓客總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註一六）

獻堂詩中的第三句，顯然是沿襲杜牧誇大筆法，而與《史記》之記載明顯不符。（註一七）

又如詠史七絕中常用的「假設翻案法」，可說以杜牧最稱擅場，其名作〈赤壁〉、〈題烏江亭〉、〈題商山四皓廟一絕〉都以此法見長。獻堂〈鯨布〉一首，也是運用這種手法寫成：

楚漢紛爭力已疲，淮南向背繫安危。鯨王能拒隨何說，劉項雌雄未可知。

詩旨是說：正當楚漢僵持不下時，鯨王英布存心觀望，而劉邦派隨何去說服鯨布叛楚歸漢，才使得劉邦尊定勝基。若是當初鯨布拒絕隨何之勸說，則楚漢之爭，鹿死誰手猶未可知也。以假設的語氣，對已成定局的史實，作逆向的推測思考，是此類作品的構思通例。杜牧〈題烏江亭〉後兩句是：「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想必在獻堂寫此詩時，對他有所啓示。

其他如胡曾詠史詩，常見的反問法，也多次出現在獻堂詠史七絕系列：

△尹喜若非要著述，世間安有五千言？（〈老莊〉之一）

△若非狗盜雞鳴輩，安得函關出夜中？（〈孟嘗君〉）

△不是魏齊心太酷，那能決計入秦來？（〈范睢〉）這種手法使用太多，不免給人陳陳相因、構思能力不足之感。可見當詠史七絕大量創作時，常難以避免類似的缺點。以下這首詠荊軻的作品〈刺客列傳〉三首之二，則是較能另闢蹊徑，別有新意的：

易水蕭蕭去不留，用人失計反增憂。田光自殺誠無謂

，又喪於期一顆頭。

古人詠荊軻作品甚多，而持正面贊頌者較爲常見，從負面批評者較少（註一八）。本詩從反面批評燕太子丹遣荊軻入秦，是「用人失計」，並爲田光之自殺、樊於期受荊軻之激勵而自剄深覺惋惜，歎息兩人空自犧牲。不過議論性太強，語氣質直，較缺乏含蓄雋永的情味，又是其通病。

林獻堂本期作品中，另有二十多首詠物詩，其中大多是七絕一體，吟詠花木者尤爲大宗，這是一九四〇年留日期間，暫居「雨聲庵」時所作，故以「雨聲庵雜詠」爲總題。由於當時生活較爲平靜，因此，這系列作品的筆致都是一派從容悠閒，如〈櫻花〉：

小庭敢詡異塵寰，寂靜花時夕照殷。較勝道旁開爛漫，飛埃日日損紅顏。

寫庭院中的櫻花，自開自得，在夕陽斜照中格外靜謐嬌美，相反地，長在路旁的櫻花受到盛名之累，遊賞之遊客衆多，自然就難逃飽受塵埃的污損了。詩中隱隱然有自喻之意，細細品味，可說將個人生命投射其中，物我雙寫，十分佳妙。而這首〈石榴〉立意新穎，意象鮮活，給人的印象過目難忘

：牆畔柔枝舞午風，羅裙妒殺火雲烘。盛開夏日非無故

，欲與驕陽鬥孰紅。

正午驕陽正熾熱，火紅的石榴盛開。短短四句中，強烈的視覺意象和觸覺的悶熱感，均使人如身歷其境。而最高妙的是全詩後兩句所暗示的：一種強烈、旺盛的生命力，不輕易妥協、放棄的精神，使得這首小詩從純粹詠物，提昇為一種生境界的象徵。

黃永武在〈詠物詩的評價標準〉一文中，特別標舉兩點：「詠物詩必須因小見大，有所寄託，才能使筆有遠情。」、「詠物詩最好有作者生命的投入，從物質世界中喚起生命世界與心靈世界」。（註一九）上述兩首是獻堂本期作品中的詠物佳作，也都能暗合這種標準。詠物詩另一種常見型態，是藉詠物以譏刺，獻堂本期作品〈塵〉即是此種手法：

揚揚飛舞趁狂風，逐隊而來勢不窮。架上有書封未已
，樽中美酒苦相蒙。微形那得遮青幃，弱質偏思薄碧
空。一旦蕭蕭零雨下，縱橫萬丈洗餘紅。

取材特殊而纖巧，表面詠空氣中的微塵飛舞，但字裡行間如「趁狂風」、「勢不窮」、「遮青幃」、「薄碧空」等所暗示的，似乎是指某種驕狂的邪惡勢力，巧用心計於欺壓善良。獻堂長期從事政治、文化運動，受到日本當局之威逼、甚至藉機凌辱，以及不同陣營的同胞之攻訐，想必於此有特別深刻的感受吧。

一九四二年春節，獻堂有〈迎年菊〉二首，則是藉詠物以寄託感慨的佳作，時代性極為強烈，其一云：

東籬傲骨亦嬉春，偶伴幽蘭拜歲新。莫問柴桑舊消息
，祇今滿地盡煙塵。

陶淵明愛菊，且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名句，

因此菊花便與陶淵明發生密切的聯繫，而成爲隱逸、高潔的象徵。本詩寫於二次大戰期間，當時臺灣在所謂的戰時體制下，充滿肅殺的戰鬥氣氛。日軍於一九四二年一、二月間佔領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當時臺灣是所謂的「南進基地」，島內正如火如荼推行皇民化運動，以配合其統治需要。在這樣險惡的時代環境下，有風骨的臺灣人除了以「有所不爲」來保持最低限度的尊嚴外，事實上完全不可能再有更強烈的反抗動作。明乎此，可知詩中的「傲骨嬉春」，正是有所寄託，而在滿地煙塵的時局中，欲效法陶淵明之隱居田園，不問世事，又如何可能呢？櫟社晚期社員莊垂勝，也有同題之作一首，同樣也是感慨臺灣人在戰時體制下的身不由己，與固有風俗習慣被強行禁止，可以參看。（註二〇）

五、朋友酬唱以互勉

獻堂素孚人望，聲名甚著，一九三九年九月在東京因不慎傷足，據他自述：「朋舊詩來慰問，積日成帙，病榻僵臥，百無聊賴中不得不以詩自遣，開始於酬唱。」（註二一）單就題材而分，《海上唱和集》正以朋友相互唱和之作，佔絕大部分。一九四〇年十月返臺後，與舊友往來的詩作也不少。這些與獻堂以詩締交的朋友中，多半是臺灣中部地區的文化人，諸如傅錫祺、葉榮鐘、陳虛谷、陳忻、莊垂勝、陳渭雄、陳逢源等。以下試舉獻堂與傅錫祺、陳虛谷、陳忻三人唱和之作爲例。

傅錫祺，字鶴亭，臺中潭子人，生於一八七二年，卒於一九四六年。擔任櫟社社長達三十年之久。他是一九〇六年櫟社正式組織化的九名發起人之一，比獻堂更早加入櫟社。

一九一七年首任社長賴紹堯去世後，即被公推為社長，長期為櫟社奉獻心力，撰有《櫟社沿革志略》，對櫟社活動之推展、櫟社歷史之記錄與保存，居功甚偉。尤其在日治晚期，櫟社初期社員凋零殆盡後，他與獻堂是碩果僅存的兩位成員，二人齊心致力恢復櫟社之聲威，可謂合作無間，情誼深厚。

獻堂與傅氏唱和之作甚多，《海上唱和集》的第一首作品即是〈九月二十六日顛躡折足，得鶴亭老兄寄懷之作，賦此奉和〉。一九四〇年，獻堂有答贈傅氏之作，題為〈鶴亭老兄因思成夢，深感相念之切，謹次原韻奉和〉：

共扶文運有心期，何意經年別絳帷。
元白神交留韻事，范張面見悵違時。
屋梁落月思成夢，秦樹嵩雲遠寄詩。
竟日懷人南向望，海天萬里浩無涯。

由於獻堂是櫟社活動的主要推動者，獻堂留日期間，櫟社活動趨於沈寂，近乎停頓狀態。傅氏對此感慨不已，且思念獻堂十分殷切，兩人乃時相郵寄詩作唱和，本詩即因此而作。詩中三、四句分別用元稹、白居易以及張劭、范式的典故，比擬兩人交情之深；五、六句借用杜甫〈夢李白〉：「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及李商隱〈寄令狐郎中〉：「嵩雲秦樹久離居」之句，加以鎔裁而成。

獻堂對傅錫祺櫟社元老的身份，極為崇敬、推服，如〈次鶴亭社長感社友零落戲作原韻〉，推崇他說：

先生櫟社舊勳臣，九老於今獨一人。
千樹梅花千務觀，漫愁無術可分身。

所謂「九老」，是指櫟社的創社九人，而寫詩時僅剩傅氏一人。在另一首〈次鶴亭老兄小立原韻〉中，他寫道：

時事慎知微，寒村獨掩扉。龍蛇看暫蟄，鴻鵠待高飛。
化蝶原無據，亡羊事已非。潔身能自愛，真是古來稀。

贊美他能潔身自愛，不媚世取榮，逢迎日本治臺當局。中間兩聯對仗靈活，用典貼切而意涵豐富，意指在二次大戰的險惡時局中，有志之士只是蟄伏不出，等待時機，但並非墮入人生虛幻的消極心態中，並互勉堅持操守，有所不爲。

傅氏較獻堂年長九歲，其舊學出身背景與立身處世，使他傾向於保守、退隱，此種作風可說是「遺民型」的詩人，雖不若獻堂之積極參與社會文化運動，但自有其典型意義。

陳虛谷，彰化和美人，生於一八九六年，卒於一九六五年，他被臺灣文學的研究者公認是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中的重要小說家，但他本人則自認是詩人，舊詩創作才是他一生心血所在。（註二三）他曾留學東京，一九二〇年代，參與臺灣文化協會的政治、文化啟蒙運動，巡迴全臺各地演講次數甚多。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間，常攜子女留居東京求學。虛谷與獻堂本為舊識；早在二〇年代共同為臺灣文化協會效力，此時，乃與同樣停留東京的獻堂時相過從，並參加獻堂號召組成的「留東詩友會」，與獻堂是該會的主要倡議者，《海上唱和集》即是由虛谷編輯而成。（註二三）

一九三九年秋天，他與賴和、楊笑儂等彰化地區友人共組舊詩社「應社」，與櫟社往來十分頻繁。約在此前一、兩年，他已正式拜林幼春為師，用心學作舊詩。至於他個人與獻堂的情誼，則可上推至二〇年代，並維持終生，情誼不減。

一九三九年九月，林獻堂在日本不慎折足後，陳虛谷曾

前往探望，並作詩兩首慰問。（註二四）獻堂作〈病中酬虛谷見贈〉以答之二：

無端臥病六旬餘，蕭瑟寒風夢覺初。處世敢同無骨草，立身終愧不材樗。羈愁慰藉蒙相訪，雅意生平帳索居。白雪調高和未得，倚床聞雨落階除。

詩中表達臥病中的苦悶心情，與故人來訪的欣慰。而全詩最出色的該是三、四句，以極為巧妙的對仗寫出自己的操守與抱負，在隱然有自負之意與無可奈何中，造成作品情感內涵的強烈起伏。

一九四〇年十月，獻堂返臺前夕，虛谷作詩六首送別（註二五），獻堂和詩兩首答之，其二云：

世界風雲急，徒知坐井觀。時危生計拙，事困得才難。
縱論勞相戒，吟詩強自寬。怒濤澎湃至，何日始安瀾。

獻堂與虛谷在二、三〇年代均熱衷於民族、文化運動，而二次大戰爆發後，時局之變化，使抗日活動陷入陳寂。如將陳虛谷送別獻堂原詩，與獻堂此詩兩相對照，給人印象更深：縱有迴天策，休談時局觀。獻身原不可，稱意固應難。
。小隱安天命，曠懷若海寬。豪情銷不得，倚劍看狂瀾。

面對二次大戰的動亂世局，置身日本統治下的臺灣知識分子，其處境之尷尬，心境之複雜，可以從這兩首作品中一窺消息。虛谷贈詩勸獻堂暫時小隱，休談時局，因回到臺灣後，以獻堂身分之特殊，臺灣總督府乃至軍部必注意其一言一行。而殖民政權正如火如荼展開對中國及全亞洲之侵略，吾人既不能苟同，偏又難以公然對抗，所以也惟有隱忍一途而已。

陳忻，號若泉，臺中大甲人，生於一八九三年，卒於一九四〇年。獻堂答詩對虛谷此意了然於胸，然而對時局的險惡，臺灣的艱危，又不可能不感到憂心忡忡，偏又無計可施，因此難抑心中澎湃洶湧的思潮迭起，只能藉寫詩以求抒解罷了。

兩人先後回臺後，一住霧峰，一住彰化，雖相去不遠，但因雜務纏身，彼此並不常晤面。一九四二年夏天，虛谷有長詩〈懷灌園先生〉之作，極表思念之忱，詩中追憶當年在東京同遊共聚的時光，以及他目前在臺灣的不幸遭遇。（註二六）獻堂有詩答之，題爲〈和虛谷寄懷之作〉，屬七言古體，長達二十八句，詩中先述接獲來詩之欣喜，再追憶當年在京的歡樂生活，而兩人終究必須回到臺灣，詩中形容是「只緣俗累未能免，鳥入樊籠空自悲」，以「鳥入樊籠」形容回到故鄉的心情，其苦悶矛盾，完全來自殖民政權的箝制，其後，他寫道：

正當東亞風雲急，遂以干戈換玉帛。無知女子縱奇談，致使傳聞誤黑白。磺溪流水本來清，偶因驟雨渾光瑩。莫嘆波瀾重疊起，風恬始覺是多情。與君苦吟常不斷，未敢人前談治亂。何時復作賞花遊，踏遍蓬萊看爛熳。

「正當」二句，寫日本發動之「大東亞戰爭」。「無知女子」二句，是指陳虛谷女兒丁韻仙（因過繼給虛谷內弟丁瑞圖爲女而姓丁）因反日言論而被拘囚一事（註二七），由此可見當時已無言論自由可言。其下是慰問兼勉勵，言風波終將過去。「與君苦吟」以下，道出戰爭時期的緊張和肅殺氣氛：最好不要輕談時局，只宜作詩苦吟，期待來日共賞本島風光，暗示盼望光明的時刻早日到來。

九四七年。他是臺灣近代金融業的先驅人物。一九二〇年代留學日本，參加臺灣留日學生組織「新民會」，為創會會員之一。與獻堂之結識，應在此時，後留學美國，就讀哥倫比亞大學，回臺後，獻堂曾聘請他擔任臺灣文化協會於霧峰萊園舉辦之「夏季學校」講師，講授經濟學科。一九二六年，他與獻堂創設「大東信託株式會社」，是日據時期第一家本土金融機構，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二次大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陳炘因見嫉於行政長官陳儀，後不幸於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遇害。（註二八）他的死於非命，可說是臺灣的一大損失，令人浩歎！

陳氏受過日本、美國新式教育，卻頗喜歡作詩，但從不參加當時盛行的詩社或擊鉢吟會活動，純粹是出自興趣而作詩。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獻堂留居日本期間，兩人常互寄詩作酬唱往來。獻堂詩收入《海上唱和集》者，即有《次若泉拙句偶成韻》、《步若泉率家眷遊關子嶺原韻》三首、《步若泉移寓原韻》、《和若泉老弟寄懷之作》等多首作品和他相互酬答。試錄二首如下，先看《步若泉率家眷遊關子嶺原韻》：

明月團圓夜色幽，鴛鴦睡穩復何求？空山萬籟聲皆寂，惟有清溪汨汨流。

頗能傳達山中的幽靜氣氛，其造境之靈感，或許是脫胎王維《山居秋暝》之名句：「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而《和若泉老弟寄懷》一首，則充滿強烈的思鄉情懷：

日月來何急，離居歲一週。季秋歸有約，佳句喜相酬。
世界風雲急，鄉園米麥憂。有懷南向望，天際水悠悠。

前半首敘別情，後半首寫懷鄉，「世界風雲急」一句已重複出現於前引贈陳虛谷詩中，反映獻堂對二次大戰世局的關切、憂心臺灣的命運與民生之艱困。

六、出遊、寫景以遣悶

獻堂本期詩作，屬於出遊、寫景者亦復不少。在日本養病期間，較有閑暇，常與「留東詩友會」成員聯袂出遊，收入《海上唱和集》者，如《熱海》七律六首、及遊箱根、強羅、遊豐島園諸作皆是；回臺後，則多是蟄居霧峰家中，因季節變換感興之作，如《春日山行》五首、《送春》、《書齋初夏》、《納涼》、《新秋舟遊》等。以下試摘錄部分作品，加以分析。

△初島人煙大島山，倚樓遙望夕陽殷。一群鷗鳥迎風起，數點漁舟逐浪還。老去方知英氣減，病來始覺此身閒。悠悠世事何須問，變幻風雲指顧間。

△天風浩蕩雨瀟瀟，旅舍孤燈忍寂寥。青史縱觀興廢事，銀濤靜聽去來潮。故園萬里三更夢，愁思千重一醉消。曉起倚窗新浴罷，遠山日上絕塵囂。

這是《熱海》六首中的第二、三首。寫景清麗、情思綿邈，是這組作品中的佳作。熱海在日本伊豆半島東北海岸，風景優美，氣候溫和，是著名的遊覽勝地。上引二首，第一首前四句寫黃昏遠眺之景，遼闊的海上景色，給人塵慮盡消之感。而後四句則寫出養病期間心境，感歎中有一絲強自寬解的閒適，但畢竟不是真的可以完全不管世事的豁達，這就是獻堂淑世情懷的本色吧！第二首，寫夜宿旅舍之感受，正與前一首相互輝映。第二句之孤寂為全詩主調，原來對歷史興廢

一 反戰與反皇民化的呼聲——日據末期的林獻堂詩

的關懷，對故鄉前途的憂思，是強過一切的，尤其在幽靜的異地旅舍之夜中，只聽得窗外的雨聲，和潮來潮往的海浪聲。或許，最末二句所暗示的意境：黑夜消逝之後，又是雨過天晴，正是他內心的渴望吧！以下再看絕句數首：

△十年如夢認前蹤，依舊山川不改容。賓主縱談猶未竟，輕車已上數重峰。（《同天成、少奇、漢忠受

茂源、虛谷、文芳之招偕遊箱根》）

△底事樓名號頓狂，登高望遠快愁腸。迎風一嘯櫻花落，雪片紛飛百仞岡。（《頓狂樓》）

△尚武精神世所珍，漫嗤孱弱盡詩人。驪駒繞埒看馳聘，颯爽英姿羨二陳。（虛谷、少鵠）（《遊豐島雜詠》之五）

△校射何嫌力不支，弦開滿月臂如箕。區區中的休稱善，請看他年射虎時。（《遊豐島雜詠》之六）

前兩首，都有豪放輕快的雅致。第一首之三、四句，猶如李白〈下江陵〉：「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第二首之三、四句，「迎風一嘯」呼應首句之「頓狂」與次句之「快愁腸」，給人一種解脫的暢快感，「櫻花落」呼應下句，滿山落英飛舞，景色綺麗，收尾甚佳。後兩首，在奔放的愉悅情調中，充滿一股雄壯激昂的氣息。一首寫陳虛谷、

陳茂源在豐島園中騎馬奔馳的英姿，一首寫射箭，這都是獻堂「烈士暮年，壯心未已」的心境投射吧！

以上是獻堂在日本時的出遊之作，以下再看他返臺後的出遊、寫景作品：

△桃花滿澗水淙淙，遠上岡巒眺暮江。天外斜陽留返照，拂雲歸燕兩三雙。（《春日山行》之一）

△水秀山明愛此邦，閒行曳杖勝飛艘。峰巒日晚回頭望，點點前村現夜釭。（《春日山行》之五）

這兩首作品，充滿閒適的情調，所謂「月是故鄉明」，回歸故園的鄉土情懷，是這種悠閒心境的深層內涵，「水秀山明愛此邦」一句，即是清楚的說明，而寫景之清麗，更有助於其主旨之傳達。

△惜花清早到芳園，綠葉成陰出短垣。祇是春光留不住，斷腸聲裡聽啼猿。（《送春》）

△柴門雖設亦常關，拙句吟成懶復刪。倚檻遙空時極目，薰風淡蕩鳥飛還。（《書齋初夏》）

△朝來小雨午初晴，逼迫炎威喜稍停。倚策聽蟬天欲暮，長堤十里草青青。（《納涼》）

△扁舟載月畫橋西，颯颯涼風拂柳堤，荷葉已枯霜欲落，殘蟬向曉盡情啼。（《新秋舟遊》）

以上數首七言絕句，以寫景為主，分詠不同季節之景物及感興，很能掌握不同季節的景物特色，不管是暮春時節的綠葉成陰、初夏的慵懶氣氛、或雨後的新涼、秋天的颯爽，都能曲盡其妙，體物入微。

結語

綜合而言，日據末期的林獻堂詩，不論是在東京所寫，收入《海上唱和集》諸作，或是回臺後的作品，貫串其中最主要的精神，一言以蔽之：不外「反戰」與「反皇民化」二端。在戰爭日趨激烈、「皇民化運動」正如火如荼推行之際，獻堂雖自民族運動中退了下來，卻依舊以一支昂然的健筆，為那黑暗的時代點燃一盞不熄的亮光。就「反戰」而言，

他批判日本軍事強權發動侵華戰爭，反映臺灣籠罩在戰爭陰影下的民生艱困，與個人的苦悶、憂心。就「反皇民化」而言，他以堅持操守自勉，絕不媚世取榮，對日方之施壓虛與委蛇，卻與詩友共同致力提倡寫漢詩，並積極督促下一代讀史、作詩，以保存漢族文化命脈為己任。這些堅定的反日思想，貫串在他本期各種題材的詩作中。惟一的例外是寫景、出遊之作，大部分都較為悠閒、輕快，是本期作品中難得的帶有愉悅情調的作品。

就詩作的藝術性而言，獻堂詩風質樸而剛健，不以技巧取勝，有些作品不免失之平弱、枯淡，但以整體來看，仍有不少傑出的佳篇，在內涵和藝術性上，都有令人滿意的表現。

【註釋】

- 註一：筆者關於林獻堂詩之單篇研究論文，另有〈欲吐哀音只賦詩——戰後的林獻堂詩〉（刊於《臺中商專學報》廿八期，一九九六年六月），及〈林獻堂詩與近代臺灣〉（刊於《竹軒文獻雜誌》十三期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可參。
- 註二：參見甘得中〈獻堂先生與同化會〉，收入《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三「追思錄」。
- 註三：「處世敢同無骨草」二句，見《海上唱和集》頁二所收之《病中酬虛谷見贈》一詩，詳見本文第五節。
- 註四：以上參考王詩琅〈日據時期之臺灣〉，臺灣省文獻會出之《臺灣史》第八章，頁五〇〇~五〇二；葉榮鐘〈林獻堂先生年譜〉；林瑞明〈賴和先生年表〉（附於《賴和漢詩初探》一文之後，該文為「日據時期臺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於清華大學舉行）。

註五：獻堂自一九三七年五月赴日本東京，停留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始返臺，但回臺只停留三個多月，隨即於次年四月再赴東京，九月跌倒受傷，一直到一九四〇年十月才又回臺灣，前後在日本約三年之久。詳參葉榮鐘《林獻堂先生年譜》。

註六：參見林莊生《懷樹又懷人》頁二六，自立報系出版。

註七：此詩收入林獻堂《軼詩》，與後一首〈航海中懷留東詩友會諸友〉，應該都是一九四〇年十月日由日本搭船返臺時，在船上感懷之作。

註八：林幼春詩：「我本樓船舊童子，且圖留命看桑田。」（《南強詩集》頁三八）、莊太岳詩：「捲土重來知有日，祇應留命待桑田。」（《太岳詩草》頁八四），也都是用相同典故，表達期待臺灣能故土重光的願望。

註九：參見傅錫祺《增補櫟社沿革志略》頁五下，興南新聞社出版，一九四三年，潭子鄉圖書館藏書。（傅錫祺後人捐贈）

註一〇：同前註，頁五上。

註一一：林幼春《櫟社二十年間題名碑記》，《南強詩集》頁八~九。又收入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臺銀「臺灣文獻叢刊」本，頁二一。

註一二：比較有名的例子，如張我軍、葉榮鐘、陳逢源、陳虛谷等人，都有攻擊舊詩人、詩社不良風氣的文章。其中，除張我軍純粹是提倡新文學外，其他三人也都從事舊詩創作，因此，他們的批評舊詩人、舊詩社，並非全盤否定舊詩的價值，而是出自「愛深責切」的反省與批判。

註一三：見新版《臺灣人物群像》，頁一七八，時報出版公司。

註一四：參見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上），《臺北文獻》直字第十七期，頁二七八。傅錫祺之作，見《鶴亭詩集》

註一五：參見筆者碩士論文《唐代詠史詩之發展與特質》，第五章第

二節有詳論，師大國文研究所，一九八九年。

註一六：杜牧《樊川文集》卷二，里仁版頁三十。

六八，及李筱峰《三三八消失的臺灣菁英》，頁七六～一九。以上二書皆自立報出版。

註一七：《史記·春申君列傳》：「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請注意：只有「上客」才享有「躡珠履」的待遇，並非三千賓客皆然。

註一八：參同註一五，頁一一三～一一四。

註一九：黃永武《詩與美》，頁一七〇～一七三，洪範書店。

註二〇：同註六，莊垂勝《迎年菊》一詩小序云：「習題十一，值民國三十一年一月，日人施行皇民化禁貼春聯，嚴令各戶門前插立松竹迎年。」詩云：「秋色居然亦占春，桃符不見歲時新。折來松竹門前立，羨你東籬自在身。」

註二一：見《海上唱和集·自序》，《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頁一。

註二二：參見《陳虛谷選集》，頁四〇二、五〇〇，自立報系出版。

註二三：參同前註，頁五〇六上「附註八」之說明。

註二四：同註二三，頁二二四～二二五。

註二五：同註二三，頁二二五八。

註二六：同註二三，頁二二八一。

註二七：丁韻仙因反日言論被捕，被拘於彰化獄中，發生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時年十九歲，與賴和晚年被囚正好同時。賴和《獄中日記》曾多次記載其事，也描述丁女性格強硬不屈的一面，見《賴和先生全集》頁二七五、二八一、二八九、二九一、二九九、三〇一。

註二八：陳忻事蹟，參見《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三冊，頁一四三～一

作 者 簡 介

廖振富，臺灣臺中人，一九五九年生於臺中霧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共同科專任副教授，東海大學兼任副教授。

主要著作：唐代詠史詩之發展與特質（碩士論文）、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瘦仙、林幼春、林獻堂（博士論文）、林幼春、賴和與臺灣文學（《文學臺灣》第十七期）。

— 臺灣文獻 第五十卷第四期 八十八年十二月 南投 —